群經義證

羣經義證

春秋公羊穀梁傳一卷

偃師武億學

因學紀聞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閻伯詩云止令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案王尚書所謂左氏嘗立而復廢當以漢書儒林傳贊云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是則西漢末固嘗立於學官閻氏必指光武因陳元之言似失檢也

隱公元年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注生稱母死稱妣疏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爲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案古人屬辭二物各舉一邊而省文言之此傳前已

云隱之考故此云桓之毋易斡父之蠱有子考旡咎父與考互舉亦猶是也疏曲說未達斯旨

八年天子有事于泰山注引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恊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用特　案何邵公引書歸至嵩如初禮六字于今文古文皆不載近以諸傳記考之尚書堯典每云咨四岳是因方設官獨以四伯主之亦明不及中岳爲文且尚書大傳伏生所述尤爲近古所云元祀代泰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

華山幽都恒山祀遂繼以歸假于禰祖用特蓋未嘗一言至中岳竹書紀年帝堯五年初巡狩四嶽則舜承堯之緒豈有與舊典相違而故還至嵩者史記封禪書中嶽嵩高也索隱云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風俗通謹案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應氏號稱殫洽所引尚書明疏以不至中岳與紀年大傳並合詩崧高正義云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

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何氏此注所據異詞未喻其旨

九年注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雷當闢於地中其雉鴝疏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故知正月之時闔於地中矣其雉呴雞乳雖起季冬之月此時猶然故得言此也亦有一本云雷當闔于雉呴誤也案夏小正雉震呴係正月必雷雷不必闢唯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雷當闢于雉呴誤皆謬言也

桓公二年疏殷衰之時鼎沒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

出見故漢書云鼎於周出是也案竹書紀年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没於淵漢書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或曰宋大邱社亡而鼎淪没於泗水彭城下然則鼎没當周之季不於殷衰又桓二年左氏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既已言遷鼎非自見而疏以鼎没於殷衰殆誤也

十一年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晉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疊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

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　案漢書地理志注孟康
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于
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
側者旣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
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
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
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𩇕歷莘君
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賂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晉太
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
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
留固亦其孥先寄居於此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

鄭則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于宋爲宋所執亦信然也

十四年御廩災注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桓無惻痛于民之心逆天危先祖鬼神不享故天應以災御廩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莊公二十年大瘠者何痢也注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

三十年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案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文本或作摻蹙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摻非也

三十一年旗獲而過我也注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疏云凡言過者謂道所經過之稱今齊侯伐山戎而得過魯則此山戎不在齊北可知蓋戎之別種居於諸夏之山

案註明言建旗縣所獲是兹謂既伐而歸則由齊入魯之邊邑以耀於魯亦謂之爲過疏泥於道所經過之稱遂言非山戎非也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釋文云左氏作下陽案宋下邑一作夏邑夏下同用

二十年西宮災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卹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

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注時晉文公年老疏檀弓下篇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鄭元注云孺稚也孺子猶稚子則於僖九年獻公卒時仍謂之稚子今得稱云年老者正以禮記非正典何氏不醇取之案左氏昭十三年傳我先君文公云云生十七年下文云亾十九年外傳晉語僖負

翳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呂氏春秋不廣篇此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高氏遂驪姬之亂處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質國是又言亡十七年與左氏國語言生十七年者異

以檀弓孺子之稱文公出亡固年方少也注謂年老恐誤

僖二十九年經注文公圖霸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三十三年宰上之木拱矣案穆公生叱蹇叔墓木已拱蓋當時卿大夫皆先爲塋兆如晉文公請隧不諱豫凶事也史記晉世家重耳妻曰吾冢上栢大矣亦爲一證

文公十一年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未知之晉穀梁傳同疏謂其之晉者史傳

不記未知殺者姓名是誰也案漢書五行志一者之晉注師古曰焚如也左氏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是當時帥師者爲林父則林父實殺之矣公穀作傳事未悉徵不能不爲闕疑而疏亦無所證明是失其實也

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皆作術字經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案術有遂音二字古通用非誤

十三年死以爲周公主案康成周禮太宰注主引作後疏此云爲周公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改此鄭所見本與何氏異又疏引遷鄭焉而鄙留今本作野亦其例也

宣公六年已趨而辟丸注已已諸大夫案文十四年左氏傳夫已氏注猶言某甲大夫名多未能悉舉故言已以統之

不稱夫已者語急文省故也注以爲已諸大夫其義涉迂十二年告從不赦不詳注善用心曰詳 案詳祥古字通新序載此文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畜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注因文解之非是

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注時晉乘舟度邲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墮舟中身墮邲水而死下文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邲水去也 案左氏傳先濟爭舟及餘師宵濟皆于所濟之水無明文史記楚世家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晉世家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新序于晉師大敗之下疏以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

以刀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是晉既敗而西北趨河當時
渡者實河注乃謂邲水据水經注濟水又兼邲目春秋宣
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卽是水也蓋邲水爲濟之
支流勢弱而狹渡者必不涉險難至於斷指未審注所据
而爲此解

成公三年新宮災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
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强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 案漢
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
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
不當列于羣祖也

襄公三十年經五月甲午宋災注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

生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注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 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攷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天之示警不應迂遲至此故何氏不從董子節其文用之主上八年冬十月楚師滅陳爲義

十一年盟于侵羊疏穀梁傳作侵祥字 案釋名羊車羊祥也祥善也隸釋苑鎮碑茂德翔羊博古圖十二辰鑑辟除不

羊義並作祥說文羊與祥通此其證也九經古義未引此數事故摭及之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注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 案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

二十五年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言已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 案執事以羞古人用倒句猶言不敢羞及君以對齊侯故謙言以羞執事僖二十六年左氏傳使下臣犒執事注言執事不敢斥尊襄二十六年傳將歸時事於宰旅注言獻職貢於宰旅

不敢斥尊褻二十二年傳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注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又外傳魯語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注稱從者言謙也晉語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注言左右謙也然則如注所云是以魯謙稱比齊執事殆曲解也

定公十二年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縣闕南方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葢但孔子設法如是後代之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不設射垣以備守故曰缺其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案詩鄭風在城闕兮鄭當平王東遷始立國及國

亂廢學則又後于東遷時矣詩人與刺猶及見此非但孔子設如是疏臆解案疏引春秋說文云春秋二字衍

哀公四年蒲社災釋文云蒲社左氏作亳社案汲郡古文蒲姑書作薄姑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馬本作薄薄又通作亳是蒲亳皆音相近通用

春秋穀梁傳

隱公元年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注段奔走乃至于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案左傳隱元年大叔出奔共至十一年傳莊公猶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段猶在也范氏乃云鄭伯追殺之追則有之殺則

於傳無文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注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注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案是伯字上屬下屬凡兩讀於義皆通

四年衛祝吁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與祝古音通呼雞曰朱朱一作祝祝是也

七年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注禮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案白虎通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已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

桓公二年孔氏父字案世本孔父嘉古人書字多先其名左

傳亦云孔父嘉則父卽通作甫士冠禮云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又證以宋大夫孔甫孔爲其字鄭有子孔名嘉是也今傳謂孔爲氏又以父爲字父古以配字而言少有專字父者穀梁之訓疑無所據

秋七月紀侯來朝已卽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註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惡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 案 已紀古爲一字近人在壽光舊紀城得古鐘文云已侯作寶鐘此傳稱已正與古文合漢書律歷志理紀于已廣雅釋言統已紀也義訓亦相同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疏云舊解齊侯親迎不至京

師文王親迎不至於洽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會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於渭者爲造舟爲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太姒之家晷舉所疑遺諸來哲案王者至尊無敵左氏之說皆以天子不親迎桓公八年孔氏正義云劉夏逆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據此則親行尙不可何由得至婦家若諸侯卑或可相敵當有至婦家者詩著之三章俟我於堂乎而傳謂以黃與瓊英皆人君之服也攷正義云卒章言人君親迎而註已明指於堂此至婦家之驗也韓奕篇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爲王卿士旣已入其里矣而不至其家豈嘉樂可以野合耶明是諸侯得至婦家

以證文王得至太姒之家理亦宜然

僖公四年我將問諸江疏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船壞昭王溺焉則昭王沒漢此云問諸江邊者江漢水之相近案北人呼水爲河南人呼水爲江此其徵也

三十一年猶三望注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案魯境涉徐其實魯都曲阜在周屬兖州之域周禮職方氏河東曰兖州其川河泲於時魯西境近河故得望祭從公羊義爲長

定公四年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注南郢楚郡案楚相孫叔敖碑楚都南郢卽南郡江陵縣也是南郢爲楚都

非郡注葢傳寫之訛宣十二年公羊傳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可與舉證

庚辰吳入楚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注云鞭其君之尸 案史記伍子胥列傳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及楚世家但云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前後不符疑太史公特以所見異聞兩存之也其後與史記同言鞭尸者易林臨之泰鞭平服荆法言破楚入郢鞭尸藉棺吳越春秋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與范氏註並從史記爲文又漢書五行志鞭平王墓季布傳云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而師古注云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傳注違異不可從當依穀梁傳鞭墓之文爲實越

絕書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與傳文

同

十年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注屬語也案屬旣訓語則下曰

字爲重文孟子大王屬其耆老尙書大傳作贅其耆老釋

名贅屬也橫生一肉屬著體也是屬與贅同義此屬字亦

依此爲訓

受業曾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論語一卷

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有或作友非案白虎通引朋友自遠方來有正作友袁山松後漢書海內通士檀文友羣輔錄亦作有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

賢賢易色案何氏集解引孔安國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是用四字連文爲讀即好德如好色之謂漢書李尋傳賢賢易色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是以賢賢爲讀易色又爲一讀與中庸遠色貴德意符二讀義皆可從

抑與之與案漢石經遺字抑作意攷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從魯詩讀抑為意文王世子鄭氏注億可以為之也釋文云億本又作噫音抑說文解字通論意猶抑也含其言欲出而抑之

因不失其親注孔曰因親也疏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案皇侃義疏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于九族廣而言之則是汎愛眾而親仁愚以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箋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于宗族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于外親是姻得為親也据此則因卽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

不失親官復其舊又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㫝女爲妻㫝古貴字也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所貴者貴其正也疏及義疏所證皆失孔氏意指

樊遲御案呂氏春秋尊師篇覛輿馬愼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

父母惟其疾之憂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案淮南子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註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云憂之者子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云武伯憂親二說皆謂子憂父母與馬氏異義漢儒說論語師授各有所自

皆此類也

色難注苞氏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案大戴禮注引子曰色難下云是以君子戒愼不失色于人蓋指色對衆人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之謂矣

貧而樂案野容叢書或者謂范睢擧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僕攷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集解引鄭元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爲憂苦也此前漢本已多此字又皇侃義疏本亦作貧而樂道晉宋間古本流傳足據後惟開成石經遺之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俑是也

攻乎異端注異端不同歸者也皇氏疏諸子百家並是虛妄邢氏疏異端之書則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案疏所謂皆莊子支言當孔子時尙無此不得引以曲證公羊傳文十二年斷斷焉無他技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注他技奇巧異端之謂也鄭何解既相符疏宜及之

子張學干祿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子張問干祿攷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好學作好問說苑建本篇引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同用問干祿者問其方也解謂學而干祿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矣

敬忠以勸案敬忠勸三事中隔一以字舊未解晰四書釋地

引韓文攷異未有嘆息知其為賢以否遂據以與通用攷
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為與
大射儀以耦左還注以猶與也閻氏未證及周禮庖人疏
更卜可知以否士冠禮疏此經据孔子時非其著綏未知
太古有綏以否隱八年左傳正義此時忽父見在訃告廟
以否當是莊公之事并用以為與韓文句法所本即此
惟孝友于兄弟 案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引與偽書同初學記
引尚書君陳曰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不迷惟孝成文其斷
句遠勝後漢書注唐初為偽書傳撰正義由是盛行而今文鄭注之學遂亡故章懷引論語遂從偽書斷句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馬融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
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案左

氏傳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依左傳言之謂平子也呂氏春秋祭微篇高氏注亦作平子蓋其僭侈已久桓子踵而行之

吾不與祭如不祭　案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祭義篇引孔子曰吾不與祭愚謂當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是自周官所著皆可歷據後攷昌黎集讀墨子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註引語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所不與與許也注以與爲許非若舊讀與作預此又一義並可附證況朱子集註明言

或有故不得與則朱子亦明以不與屬句矣近人篤信朱子而於此反從舊讀義所未安也

每事問　案呂氏春秋高氏注云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

管氏有三歸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案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曰。管仲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此既對貧云有三歸。則歸臺亦卽府庫別名矣。泉志載布

文有齊歸化三字者。疑爲三歸所斂之貨集解以爲娶三姓之女。不如朱子義爲長。

子謂南容四書釋地以何忌在先嗣父位謚稱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謚稱叔斷以何忌爲兄。案國語公父文伯歛南宮敬叔酒。注、敬叔。魯大夫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史記孔子世家。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嗣父爲長。漢書古今人表。孟懿子在南宮敬叔之前。左傳昭十一年。孟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攷凡言及者。皆因其先後次弟之文。隱元年傳。生莊公及共叔段。桓十六年傳。生壽及朔。莊十四年傳。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襄二十三年傳。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二十

七年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亦宜舉例。懿子之生。其文在先。是其爲兄益明。集註南宮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兄葢後人傳刻之訛。

亦也束帶立于朝 案隸釋孫根碑作束鞶立朝攷桓二年左氏傳鞶厲游纓註鞶紳帶也一名大帶正義云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据是則鞶與帶字異而義同或古本如是碑以爲文

宰予晝寢 案宰予當作宰我字轉訛也記諸賢例舉其字晝寢雖過夫子譽之宜也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此作宰我晝寢論衡問孔篇亦作宰我晝

寢古本足徵宜依爲據四書釋地問于有若對君之詞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前後皆稱子禽亦此例也

棄而違之孔安國曰違而去之 案 宣十年左氏傳凡諸侯之大夫違疏引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記論語者書違指迫窘而奔亦猶傳例

原思爲之宰 案 爲之宰於文句未明據外傳晉語官宰食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是今本與韋氏異集解苞氏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是注文亦有家邑二字蓋傳本迻脫僅作一之字

伯牛有疾注苞氏曰牛有惡疾 案 正義曰惡疾疾之惡者也

淮南子云伯牛癩檢此文見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厲癩音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左傳昭四年滅賴公羊穀梁并作厲漢書季布傳贊其畫無俚之至耳注云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舊唐書歸融傳上以融學家因問疏糲字有賴音何也蓋古音傳讀如此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又可附見疏家皆不及之

亡之命矣夫注孔安國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案亡當讀作無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注引論語云云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蔑通作

末新序云末之命矣夫以二義證之遠過孔氏如解視疾即決其喪必致舉室惶駭甚非慰問所宜依情度之必不謂然白虎通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較今本少亡之當是齊古論遺文皆無亡之

行不由徑　案疏家皆云滅明德行方正攷周禮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月令審端徑術此義取方正也呂氏春秋孝行篇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大戴禮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此義謂保身爲孝亦可附證

予所否者案論衡問孔篇引作予所鄙者下言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書否德忝帝位史記五帝本紀作鄙德釋名否鄙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否鄙亦聲相近

竊比于我老彭案鄭康成云老聃彭祖是指爲二人攷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傀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論語曰竊比于我老彭高氏亦指爲一人老彭殷賢大夫夫子爲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

自行束脩以上案束脩義訓後漢書延篤傳吾自束脩已來注謂束帶修飾鄭元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伏湛傳杜

詩上疏薦湛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
毁玷注亦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此以年計之一解
也論語孔注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敎誨之秦
誓孔傳如有束脩一介臣後漢書和帝紀束脩良吏胡廣
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劉般傳太守薦般束脩至行爲
諸侯師注束脩謂謹束脩潔也鄭均傳束脩安貧馮衍傳
束脩其心隸釋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脩仁知冀州從事
郭君碑束脩勤恪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于束脩此以
行義計之一解也曲禮童子委贄而退正義曰童子之贄
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
誨焉是謂童子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竟前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昌黎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朱子集註脩脯也十脡爲束此以贄計之又一解也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此又一解與論語意無涉

動容貌注能濟濟蹌蹌 案 動猶習儀也周書大聚解立鄉社以修容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注引禮記曰旣服習容觀玉聲聽律史記孔子世家設禮容益至漢去古未遠斯道未泯太史公適魯登孔氏廟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漢書龔遂傳立則習禮容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注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

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
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後漢劉昆傳少習容禮李忠傳
遷丹陽太守爲起學校習禮容皆其證也
關雎之亂鄭康成曰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
而首理其亂者 案魯齊韓三家皆以康王政衰之詩楊子
周康王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
始亂也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葢康王詩也康王德缺
于房大臣刺宴故詩作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孔
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是春秋托始惠隱詩亦托
始康王其義一也
予有亂臣十人釋文及唐石經無臣字論語古義案臣字皆

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益之案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廙在武帝時所據有臣字魏略載文帝詔言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爾雅郭氏注引予有亂臣十人并同今本似非盡爲後人所益

過位苞氏曰過君之空位也皇氏疏謂在宁屏之間揖賓之處也案曲禮疏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南鄉是也此疏所引可與互證

鞠躬如也儀禮識誤按釋文云鞠窮劉音弓本亦作躬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自論語作鞠躬學者遂不復致思于其間安知非鞠窮若蹴踖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

誒矣從釋文 案 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注匑見三蒼音
窮或論語本作匑轉脫作躬

不使勝食氣 案 呂氏春秋重已篇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
大鞔高氏注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

瓜祭釋文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案 玉藻瓜祭上環詩中田
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皆瓜祭之徵孔安國
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以瓜與蔬菜爲三從古讀也

問人於他邦皇氏義疏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隣國之
君也 案 問遺也以物將誠故曰問疏作聘問于義曲又明
言人亦非邦君之謂

師也辟注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 案 墨子再

[illegible]拜便僻是便僻與再拜連文郎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召
見所舉者槃辟雅拜注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儒林傳注蘇
林曰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盤亦便之轉故子張
之辟朱子集註辟便辟也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深得其解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苞氏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于舞
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案論衡明雩篇
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
歌詠之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
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
涉水不浴雩祭審矣後漢書仲長統傳諷于舞雩之下讀
風爲諷與王氏說合詠歸高堂之上以歸爲饋與鄭本合

至後論語筆解謂浴作沿亦廣王氏之義

棘子成 案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三國志秦宓傳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攷詩文王有聲云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是革棘字異音義並同

選于衆 案漢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卽選于衆也皐伊皆非出自世胄舜之揚仄陋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道也

魯衞之政兄弟也注苞氏曰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皇氏義疏當周公初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

兄弟故衞瓘曰言治亂略同也案司馬遷以此爲出公哀公發衞瓘因之追宋綦叔厚責王仲山仲嶷兄弟並降辭云魯衞之政若循一途亦沿此解攻漢書馮野王傳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衞之政敷二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爲有据皇氏不達斯義謂自初至衰兼言之是倫敵相亞故作此語微文近譏聖不爲是言也

吾黨有直躬者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韓非子五蠹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致堂胡氏曰直躬猶曰正已而呂

氏春秋以爲人姓名非也困學紀聞案原注引論語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與孔氏異解攷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注直躬楚葉縣人也三國志注引徐衆評曰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于君而執其父并以爲人名則呂氏春秋非誣鄭所指不爲單詞矣廣韻直字注又姓楚人直躬之後亦同鄭義近人舍安國空解竟無所知聞故備舉之

必也狂狷乎案風俗通義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

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食邑三百家案易訟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疏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

夫之制若伯氏邑亦三百齊爲大國制亦與小國同矣[illegible]

卞莊子之勇 案 漢書東方朔傳弁嚴子弁卽卞國語魯有弁費內傳作卞詩小弁杜欽傳小卞之作注卞音盤是弁卞同用

其然豈其然乎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 案 論衡引此文凡兩見皆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重言無爲抑揚之詞與馬氏本異韓詩外傳景公使子貢譽孔子亦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

大夫僎注孔安國曰大夫撰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 案 桓十年左氏傳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注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正義曰周禮每卿之下皆有大夫傳言譖

其大夫知是屬已之大夫非號大夫者若號國大夫號仲自得加罪無爲譖之于王且其若是號人不得以王師伐虢按此則王國卿有屬大夫文十二年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注臾駢趙盾屬大夫襄十年傳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註瑕禽伯輿屬大夫二十三年傳訪于申豐注申豐季氏屬大夫昭七年傳召其大夫注僖子屬大夫則諸侯卿有屬大夫檀弓陳子車死于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按此則侯國大夫下又有家大夫

此大夫僎者亦同此例

其言之不怍馬融曰怍慙也 案 大戴禮盧氏注引此文證出言鄂鄂又謂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與馬氏所據不同

使乎使乎注陳羣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案漢

書藝文志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

其所長也論衡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

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弟子辨孔子之

言使乎何其約也漢人說論語如是存之以徵古義

作者七人矣案七經小傳作讀如作者之謂聖之作以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實之孜七人上承辟世下接石門荷蕢記

者連類書之宜從舊說劉氏故爲異議非也風俗通義孔

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王弼本此與苞氏所

指及鄭康成七人作十人畧同

晨門案門者多舉晷爲言此作晨記者以子路宿于石門不

及入城故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閽人疏晨時啓門

則論語謂之晨人也皆以時事爲名耳

原壤夷俟 案 墨子天志中篇紂越厥夷居非命上篇紂夷處

即此夷俟之文儀禮士喪禮奉尸侇于堂注侇之言尸也

喪大記釋文夷尸也陳也本或作侇記云夷俟狀其箕踞

如偃屍也

鄭聲淫 案 康成駁五經異義引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

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莊十七年公羊傳疏或何氏

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

鄭也鄭旣與服君同指殆勝許氏之單說矣又鄭聲即樂

記鄭音好濫淫志亦非鄭詩言鄭詩者自許叔重五經異

義近人多歸獄朱子未審其實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案臧氏之專不及三家三家爲政皆宜推賢夫子何獨責之文仲攷左氏傳宣公十八年臧宣叔怒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襄二十一年傳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此兩世皆爲司寇獨文仲無文古者仕有世官文仲蓋居是位而子孫因之文十八年傳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文仲告文子

皆舉其職言之所云無禮則訴司寇責也文仲居是官微見于是則柳下惠爲士師實身爲其屬曰相從事材與不材必無不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道詞矣

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凡事莫過于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案聘禮記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夫子爲當時邦交之辭所發

涅而不淄 案史記屈賈列傳濯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別碑淸潔皦爾涅而不滓綏民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皆與今本異攷方言涅休也涅旣訓休取音近爲義則涅泥相同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緇與滓訓亦得通

植其杖而芸案漢石經遺字植作置書金縢植璧秉圭傳植
置也釋文徐音置疏引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呂氏春
秋異用篇亦有置杖之文是植置爲一字
大師摯適齊章全注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
案漢書禮樂志引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
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或適諸侯或
入河海師古云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
人皆去斯亦未允也攷周官王日食三玉藻天子與諸侯
相互爲三時食皆謂朝食日中與夕食而已魯爲侯國亦
宜止于三飯此云四飯何所僭擬而侈越已甚明此非周
制也白虎通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

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
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案班氏旣列序四飯之目下遂
引論語質之又申言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是謂四飯爲
天子制也顯與周制之三飯異葢兼採異代禮文四飯當
爲殷制大師諸人卽紂樂工班志引書序爲定解
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案三國志杜恕傳引周公戒魯公曰無
使大臣怨何不已何與阿通今本作乎乎卽呼嗟之義古
鐘鼎款識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漢碑亦多作乎繁
陽令楊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謂乎爲語助非矣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案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

[illegible]其情必哀矜之曾子所告陽膚蓋依孔子緒言

予小子履 案大戴禮盧氏注王侯世家曰湯名天乙白虎通曰湯王之後更定名爲子孫名本名履也 案白虎通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與盧氏本異

受業夏邑張曰珩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孟子一卷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注不知以法度檢斂也案漢書食貨志引此檢作斂隸續成皋令任伯嗣碑官朝家靜亥軌檢手檢卽斂是檢斂爲通用字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案孟子音義頞音遏近刻遂誤作額頞爲鼻頸額乃顙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文王嗜菖蒲葅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此蹙頞之徵也儀禮鄉飲酒禮注古文縮爲蹙

關市譏而不征案玉藻注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又王制關譏而不征亦是殷禮

嬖人臧倉者注嬖人愛幸小人也案外傳晉語十行一嬖大夫注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又子産謂子南曰子晳上大夫汝嬖大夫蓋此嬖人當爲嬖大夫之屬

樂正子注樂正姓也疏案禮記有樂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案樂正蓋以官氏非姓也周官有樂正左氏昭二十八年傳樂正后夔取之伏生書大傳樂正定樂是設官既沿唐虞則後之得氏者亦遠當不由樂正子春也

雖有鎡基案月令鄭注田器鎡錤之屬疏引孟子云齊人曰雖有鎡錤不如待時說文亦云齊謂之鎡錤蓋當時方言如此宜依錤爲是釋文錤音基遂誤以基爲正文

北宮黝案淮南子主術訓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

也趙氏注未及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注孟姓舍名施發音也四書辨疑謂姓與名中間挿一字爲發語聲不成語矣案隸釋石門頌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楊淮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靈臺碑陰有仲阿東仲阿先仲阿同諸人皆以厥阿爲語助橫隔于中此施字亦與之符辨疑所辨非也

三里之城四書釋地以左傳疏子男三里遂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春官典命注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鄭皆以子男爲五里惟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

之國三里之城此子男三里左氏疏所据也案當孟子時
或以目驗各國之下邑言之如國策云郎墨三里之城者
是其義也
坐而言注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四書釋地疑跪有危
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案釋名跪危也兩
膝隱地體危倪也跪義正作危閻氏失證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案宿與
肅通肅卽訓作敬禮記祭統宮宰宿夫人注宿讀爲肅
成覸注勇果者也案齊乘云成覸齊人謂景公曰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可謂志士攷說文覵字注齊景公
之勇臣有成覵者是古本作覵又作勇士與趙氏合齊乘

志士之解有違古訓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注敬聖人故宗魯者也案宗國不獨異邦之人稱之哀十五年傳子贛責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哀八年傳公孫不狃語叔孫輒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是魯臣亦自稱之

序者射也注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案日知錄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愚更證以詩于邑于謝潛夫論引作于邑于序又攷古圖邾敦銘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䠶古射字執弓夫

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後從木　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是序音如謝謝與榭通禮記釋文臺榭本亦作謝則序所以便射孟子依音申訓與庠養校教爲一例

有爲神農之言者注治爲神農之道者　案淮南子修務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近故爲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注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又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案外傳魯語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此孟子故曰所據

子貢反築室于場　案　子貢與門人居夫子心喪初皆居廬至是復獨居三年乃爲築室別于前此爲廬哀之序也亡于禮之禮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不及築室之審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注謂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　案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是謂事有子置之師席也論衡亂龍篇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坐王氏與史記合

蓋歸　案　蓋皆訓爲語助愚證之古訓蓋疑也孝子之歸不忍其親之爲蠅蚋所殘于時迷惘無措孟子狀其貌而目之以蓋歸檀弓之記所云其反也如疑注疑者哀親之在彼

如不欲還然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案俗讀以周公相武王爲句誅紂伐奄爲句故存疑云三年討其君承上伐奄說是也攷此當從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伐奄三年討其君作一讀書傳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又詩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蓋奄既叛周而公乃東征三年而歸其時奄於八國之中最大高誘註文又率師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竹書紀年其狡悍難治遲久而後服之蓋由此也近人率讀誅紂伐奄失其旨矣

諸侯放恣 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漢書禮樂志周室大壞諸侯恣行嚴安傳諸侯恣行風俗通義

引孟子云聖王不作諸侯恣行是恣行橫議屬辭相匹漢
人所援當勝今本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孟子曰聖王不
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章懷太子作注尤見古本也
陳仲子注齊一介之士案淮南子氾論訓注陳仲子齊人孟
子弟子居於陵補孟子弟子列傳者宜補及之
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注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
案德與得通漢石經論語遺字何得之衰今本作德史記
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漢書項羽傳
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德後漢書西域傳疏勒王爲其季
父和得所射殺曹全碑疏勒國王和德殺父是德與得同
無能改于其德猶言不能戒其舊所貪得即語云季氏富

于周公之謂也

嫂溺不援案淮南子氾論訓注引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攷出溺曰拯是高氏所見古本拯字義爲近之今本作援字形涉似致訛

遷于負夏案尚書大傳販于頓邱史記五帝紀就時于負夏索隱曰就時猶逐時言乘時射利也射利非帝聖所爲或以舜由側陋雖賤如負販亦不憚身爲當與耕稼陶漁一例此所謂遷卽懋遷有無化居之遷非移徙之謂矣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注周十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十月案外傳周語著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謂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疏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 案 注言作亂者舉其人實之負芻當是其名春秋之季以逮戰國時人號名率取諸此左傳成公十三年曹人使公子負芻守戰國策齊秦合而立負芻注負芻即魏公子史記楚世家楚哀王庶兄負芻又漢亦有名負芻者宣和博古圖上林鼎監工黃佐李負芻據是則疏所指爲誤朱子詆孟子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若負芻來攻之謬直委巷瑣語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又云獨丹朱以亂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

堯典 案此趙氏以九男爲有丹朱愚謂非也朱旣正名爲亂子反趨侍左右于四庶體旣不宜又以朱之傲亦未甘屈抑若此攷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注引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亂子不在數中義爲得之

殺三苗于三危 案大戴禮與孟子同作殺檢諸經記虞書作竄莊子在宥篇作投史記作遷蓋四凶之罪皆非死刑鄭康成云其輕者或流放之是也竊謂史記大戴禮文皆有變西戎之言若旣已云殺又安能變西戎哉蓋殺舊作𣪩說文𣪩悉𣪩散之也從米殺聲臣鍇案左傳曰𣪩管叔而𣪩蔡叔言放散之若散米與竄字義合古本左傳𣪩蔡叔

金樓子說蕃引作殺蔡叔是二字易致傳脫破析其沿已久矣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三苗本有苗氏之族徙居于此分而爲三故言三苗是符放若散米之義以其頑而難懲聚則易於煽亂也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案趙氏註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朱子集註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讀並從不及貢絕句以政屬下連文玫此宜以不及貢以政爲句以與也是政謂諸侯朝于天子述職之謂虞書五載一巡狩羣侯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傳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是

也然則政謂報政之期不及貢以政不由納貢不俟報政皆可直達京師下遂言接于有庳義爲得之說文解字通論引孟子曰象恒以殺舜爲事舜恒欲見之故源源而來封之于鼻不及以政猶欲見之此葢以意舉孟子原文已言不及以政是政字屬讀爲明證矣如趙氏言以政事接于有庳之君象既不得有爲于其國而舜因其來朝以政事接見之是因以所不知非愛弟之道也

於齊主侍人瘠環注瘠姓環名侍人也案侍人即寺人詩釋文寺人之令寺音侍本亦作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疏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穀梁傳閽弑吳子餘祭傳閽門者也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人据是則侍人爲奄宦

之屬與癰疽爲一例

孔子於衛主顏讐由史記索隱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讐由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案讐由與濁鄒音相近故借用之呂氏春秋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于孔子左氏傳顏庚杜注顏庚齊大夫顏涿聚濁又作涿鄒又作聚鄒有從鄹之文聚卽鄹省

接淅而行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案西溪叢語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境淅而行境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甫銘曰孟子去齊而境淅案境當作滰傳刻微訛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注未命爲士者也疏謂府史之屬

案外傳晉語工商食官注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

食官官稟之蓋不盡爲府史故云之屬以舉之

孔子嘗爲委吏矣疏據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爲

季氏吏而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

而去魯案委吏在孔子二十歲乘田在二十一歲至定公

九年年五十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始由中

都宰爲司空其去爲委吏時年數差遠撮舉錄之而云由

是爲司空是遺其實也

天下期于易牙案僖十七年左氏傳雍巫有寵于衞共姬注

雍人名巫卽易牙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

人爲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疏未引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案時讀從學字絕句攷此當以雖與之俱爲句學弗若之矣爲句漢書李廣傳請霸陵尉與俱灌夫傳夫以千人與俱蘇武傳常惠召其守者與俱楚孝王傳詔與子男一人俱趙廣漢傳發長安吏自將與俱韓王信傳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韓信傳遣張耳與俱褚少孫補太史公滑稽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下文恐不可與俱又遂與俱又白虎通與婦人俱並可

舉證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王伯厚案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葢以國爲氏者愚謂臺卿去古未遠

其于朱之藏曹應所熟悉不宜鹵莽至此竊疑臺卿注曹君葢卽鄒君致字轉誤耳王沈魏書曰曹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于邾（帝繫篇曹姓者邾氏也）是邾爲曹姓公羊傳邾婁後名鄒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之時改曰鄒矣（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邾今魯國鄒縣也）則鄒雖易號亦爲曹姓故曹交當卽鄒君之弟觀下云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隱然以介弟之尊挾貴而問義或然也

五十非帛不煖（案）古人賦質淳固非如後世生多柔脆易爲陰陽所侵何至五十始衰遽爲衣帛葢古唯衣麻麻疏歷不可格風故五十易之

拔一毛而利天下注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案
古本作拔體一毛故註訓作己呂氏春秋不二篇楊生貴
己注引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列子楊
朱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昌黎集圬者王承福傳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我與注稱己義並同明古本孟子有體字爲傳刻遺脫
摩頂放踵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
于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註無致至也三字案劉孝標絕
交論摩頂至踵風俗通義十反云墨翟摩頂以放踵此放
放乎四海之放注放至也是放與至字異義同
孟子弟子經義考元吳萊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

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盡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案補入滕更是也若吳氏仍因趙注及集注以告子爲孟子弟子亦于十九人中不倫告子與孟子往復辨詰有違對師之體當以匡章補之爲是呂氏春秋不屈篇注匡章孟子弟子也證以公都子所言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數語足爲及門之證矣

咸豐辛酉正月十三日以京錢兩侶購於都門廠肆 會稽李慈銘記

是夜及次日時時閱訖未能深究但得梗略而已其書頗有誤字

[illegible]

嘉慶三年戊午五月三日少河居士閱

少河名紹庚蓋朱司佐先生之子能傳家學

受業夏邑張